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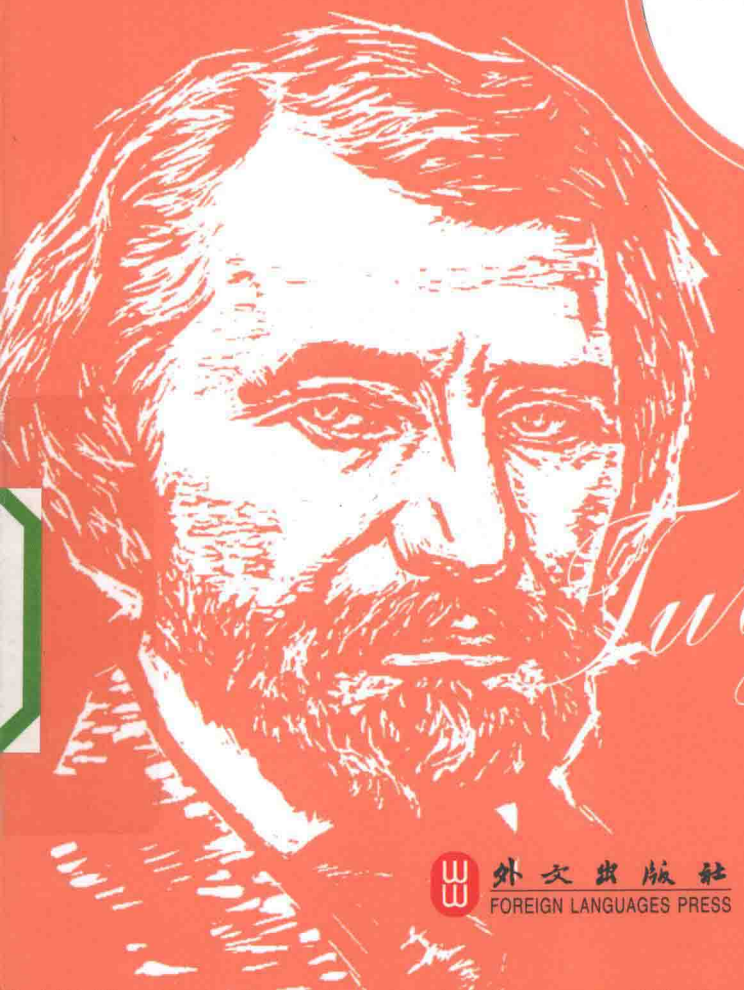
耿 译 世 界 名 著 系 列

对中国人影响最深的俄罗斯文学巨著

俄罗斯文学最早、最著名、成就最辉煌的翻译大家 耿济之 经典译作

猎人日记

[俄]屠格涅夫 著
耿济之 译 杨帆 校



Turgenev

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猎人日记

[俄] 屠格涅夫 著
耿济之 译
杨 帆 校

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人日记 / (俄罗斯) 屠格涅夫著 ; 耿济之译. ——

北京 : 外文出版社, 2013

(耿译世界名著)

ISBN 978-7-119-08432-9

I. ①猎… II. ①屠… ②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7472 号

出版策划:  金岭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杨春燕

内文设计: 刘敬伟

装帧设计: 周 飞

印刷监制: 冯 浩

猎人日记

(俄罗斯) 屠格涅夫 著

© 2014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发行: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出 版 人: 徐 步

总 编 辑: 徐 步

地 址: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

网 址: <http://www.flp.com.cn> 电子信箱: flp@cipg.org.cn

电 话: (010) 68320579 (总编室) (010) 52100403 (发行部)

(010) 68327750 (版权部) (010) 68996190 (编辑部)

印 制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 字数: 300千字

印 张: 12.75

版 次: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19-08432-9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(电话: 52100403)

出版缘起

2013年3月23日，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《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》演讲时提到：“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、灿烂的文化，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孔子、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俄罗斯人民所熟悉。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，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。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，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……”

事实也恰如习近平主席所言，俄国文学名著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果戈理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的作品就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。鲁迅先生在读了这些俄罗斯大文豪的作品之后，认为中国读者通过俄罗斯文学“看见了被压迫者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”，并把俄罗斯文学视为“导师和朋友”。除了鲁迅，其他诸如郭沫若、巴金、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巨匠，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

者。

耿济之对于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翻译，无疑是最早的，也是最权威的，成就也是最辉煌的。耿济之不但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大家，还是普希金、果戈理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的研究者，是沟通中俄文化交流的外交家，被誉为“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”。耿济之先生从1918年开始发表第一篇译作《克莱采尔奏鸣曲》（托尔斯泰著），到1947年他去世前翻译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们》（陀思妥耶夫斯基著）和《马特维·克日米亚金的一生》（高尔基著），在这短短的30年中，他翻译了世界上28位著名作家的90部名著，共有七八百万字，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作家的名著。

2006年，俄罗斯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，代表团主要成员、俄罗斯当代著名的作家拉斯普京在回顾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时说：“中国人真正‘阅读俄罗斯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。我们要记住两位最早也是最杰出‘阅读俄罗斯’的中国人——瞿秋白和耿济之，他俩是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——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窗。表达出来，如果说优于，至少也丝毫不逊于英语。”

基于以上的这些因素，同时也为了满足读者渴望阅读耿译世界文学名著的需求，我们将民国时期出版（目前已经是绝版）的耿译俄罗斯名著系列进行了重新整理，并再次付梓发行，以飨读者。

本书以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5月出版的版本为底本。为了方便读者阅读，校者在尽量保持耿译原汁原味的前提下，对原译中的个别错字、人名、地名、称谓等进行校改。其余的内容，我们都尽量保持了原译风格。

译者序

《猎人日记》之翻译，远在民国十年，距今已十四年了。当时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，按月一篇，随译随印，两年多方登完。原想登完后，加以整理，计划印单行本。但是这十几年来，在国外的日子多，而且人事草草，始终未曾履行这私愿。

有些爱读《猎人日记》的朋友，时来信劝我从速刊行单行本，就将《小说月报》刊行的稿子改印。但是，第一，译的时期极长，随译随发表，不免有前后不贯澈之处，虽然《猎人日记》各篇都是独立的；第二，译稿系根据1874年Salaiev Bros书局出版的《屠格涅夫文集》本（俄文原文），自然有检查员删节之处，想用革命后的版本校正，以成完璧；第三，《小说月报》刊稿不免有印错的字，总须一一改正，才得心安。有这几种原因，又加上个人的忙与懒，于是这部译稿始终藏诸行笥，埋没到现在，才得了认真整理的机会。

这部《猎人日记》的中译刊本，系根据1918年彼得格勒“教育委员会文学出版部”所印的单行本，加以逐句校正。篇中添改最多的大概是第一篇《赫尔与卡林尼基》，其余诸篇也有相当增改，至于第二十三

篇《活骸》是重新译的，倒并不是因为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的初译稿不像样，却因为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稿子中（那是多年前承徐调孚先生的好意，特地剪下汇集了寄给我，催我整理的），忽然不见了第二十三篇，无论费了多少功夫，到处寻觅总是找不到，自己又远在国外，写信托朋友去觅，购刊载那篇小说的旧《小说月报》，不但费事，恐怕还不易。所以从新译了，好得篇幅还不多，而且将《猎人日记》中最美丽最抒情的一篇文字再译一遍，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。

原想译完后冠以长序，叙述《猎人日记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，详细分析各篇人物的性格等等，但“文学出版部”本中有艾恒邦（B.Eihenbaum）——现代苏俄有名的文学批评家——的引言，对于《猎人日记》的风格多所阐明，因此译了下来；再有拙著《猎人日记》研究，亦曾刊登《小说月报》，对于各篇人物的性格略有综合的研究，作为附录，刊于书后。如此，长序之作，似乎有点画蛇添足，就限于此罢。

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

引言

1847年,《今人》杂志第一期刊出署名T.L.著的一篇短篇小说《赫尔与卡林尼基》,第二期又刊载他的一篇小说《庇奥托·配绰维奇·卡拉塔耶夫》,后数期内陆续发表许多包括在同一模式(即一个行猎的田主赴各村与森林的旅行)下的小品文字。这些短篇在《今人》杂志上刊行数年(1848年,1849年,1850年及1851年),至1852年始有单行本发行,总名为《猎人日记》^①。著作人为当时的青年作家I.S.屠格涅夫(1818年生)。屠氏发表这些短篇后,又写出许多短篇、中篇、长篇小说,使他不仅有名于俄罗斯国内,且名传欧洲。晚年,他又回到早期的作品方面,写了《契尔特普-汗诺夫的末途》、《活骸》、《击声》三篇,以补充猎人日记的初版。

屠氏这些短篇小说的材料取自俄国乡村的风景与人物,当时的文学,无论俄国与西欧,有描写普通的自然生活,普通的人物,普通的风景的倾向。文学已越过了铺张与机巧的时代,趋向于“普通化”。法

^① 《猎人日记》:按俄文原意,以译作《猎人的记事》较正确。但平常即惯用前名,如加更改,反显生疏,故仍存旧译。——译者注

国女作家乔治·桑特的乡村小说，与屠氏的《猎人日记》同时出现，屠氏早年对桑特的作品大加赞赏，极致爱戴之忱，原非偶然的。这种文学潮流在俄国的土壤上自然取得了特别的色彩，就是在被压迫的农奴前忏悔的色彩，因此屠氏的作品里残忍的田主，时与不幸的受苦的农人，两相对照。但此仅色彩而已，即此色彩在《猎人日记》中，亦未明显地表露过。《猎人日记》所包含的不全为解放农奴的理想，并不以这思想支撑着这部书，到今日为止，这部书还是活的。有几篇小说如《县医》、《我的邻居雷第洛夫》、《契尔特普-汗诺夫的末途》、《活骸》等，与农奴制毫无关系，别的小说里，农奴制亦仅系一种背景，在那上面显露着俄罗斯人性格的特点。一幅俄罗斯乡村的图画，内有辽阔神秘的自然风景，喧哗的森林，还有保持一种特有的智慧的神秘人物，有些是精明强干，善于经营的，有些是乐天知命，耽于幻想的，这一切交织成一幅不可分离的锦绣，形成《猎人日记》的内容。

俄罗斯生活与俄罗斯人，为当时时髦的题材，屠氏于信札及论文中常言及此。1842年，他写信对友人说：“我们不仅为欧洲民族，我们可为沟通东西的媒介，我们的疆界，与欧罗巴，中国及北美，三种最不相同的社会的表现相接触，是非偶然的。”屠氏眼中的俄罗斯农人，为真正的俄罗斯人，纯粹地保持着民族的特色。以《赫尔与卡林尼基》列为首篇，确有相当的意义：因为篇中对立着两种原则，两种基本的典型，欧洲的（赫尔，沉着的有经验的合理派）与东方的冥想的（卡林尼基，理想派，浪漫主义者，性情喜悦，常常爱作种种的幻想）。这两种典型又搀上纯粹俄国的特色：赫尔精明强干，却不识文字且不愿教育子女，但卡林尼基“这个懒货倒认识字的”。有趣的是屠氏于描写赫尔与

卡林尼基之余，对俄罗斯人又作如下的定义：“俄罗斯人总是深信自己的有力，不顾一切地破坏己身的一切：他不很注意过去，却勇敢地望着前途。凡是好的，便是他所喜悦的；凡是合理性的，他便去采纳，至于来自何处他是不管的。”

屠格涅夫以猎人的身份在草原与树林内游行，这是《猎人日记》的外框。因此，许多印象自会逐一穿插上去，毋庸关心到如何的结构，没有严定章法，确立结构与布局之必要。在无休止的，外在的动作下（猎人的游行），有内在的不动性，即俄罗斯乡村的图画。如作家的任务不在于叙述事件，而在于叙述人物，则这种外框是最方便不过的，果戈理使《死魂灵》里的乞乞科夫乘车探访各乡绅，以便将整批的人物开展在我们面前，也是这种手法。屠格涅夫的行猎，是与这些短篇小说的精神有很深的内部关系的。阿克萨阔夫于1852年刊行《负枪行猎记》一书，屠氏著文论之涉及这种关系的意义：“总之，行猎为俄罗斯人的癖好，农人给以一枪，即使破旧得须用绳索系住外加弹药少许，他也可以穿上一双草鞋，在池沼与森林内游荡，从早到晚……俄国人这种普遍盛行的癖好，它的根源也许需在俄罗斯人为半东方民族，具有原始的游牧习惯这一点上去寻求，而阿氏的书恰好是由于这种癖好而著成的。”我们可以加上，屠氏的书也是的。巧的是，屠氏的身旁时常有一个半东方的“游牧人”叶莫来伴随着，这个叶莫来也是嗜猎如命的人，“像飞鸟般无忧无虑，极喜欢说话，心智涣散得很，行动又极笨拙。他极爱饮酒，在位子上坐不住，走路的时候脚步左右倾斜着，却一昼夜能走五十多俄里路”。

除此外框外，尚有一普通点沟通着全书，传达特别的情绪——就

是俄国自然风景的图画，屠氏又言：“自然不会不引起人的兴趣，人同它之间有数千条连属不断的线紧缚着，人是它的孩子。”他对描写自然时好与人类精神的行动相比喻加以反对，认作“虚伪的手法”。他说：“所见到的只是作者，而非自然本身，须知人在依靠自然时始见有力……朝山峰说它‘魂灵归天’，朝岩壁说它‘仰天大笑’，朝闪电说它是‘磷光蛇’，这样的写作手法能让读者明显地感到岩壁悬在海上的雄姿，山峰的安静，或闪电的激发，因为人最难的是脱离自我，而潜思自然的现象。”因此屠氏对阿克萨阔夫明显而普通的描写自然，大加赞许。但他自己所描写的自然，却引起别种印象。他说：“有些神经质的，脑力有细微发展的，诗感易于触发的人，具有一种对自然的特别观察，对自然的美有特别的感觉。他们会注意到许多的色度，将许多不易捕捉的微小部分描写出来，有时恰到好处，十分配适。因此，图画的大线条反掩隐过去，或竟无力予以捉握。对于这般人可以说，他们最容易得到的是美的香味，他们的话语是芳香的。”他在这里指着曲得柴夫与费特的“宛转的诗”。

其实屠氏自己所写的风景也是宛转而富于色度。屠氏的文中时常有些琐碎的描写的句子。有时他从琐碎的描写，一下子转到阔大的图画上，尤以文末煞尾时为多，如：“狗拼命摇着尾巴，等待晚饭；马伏在矮屋底下，蹬着脚嘶叫着。太阳沉下来了，它那最末的光散在各处，成为一条深紫色的宽带，金色的云彩渐渐在天上散开，仿佛溅起来的浪花。村子里传来了歌声。”，尤以其所写的夜景为“宛转”，足见他和所谓“神经质的，脑力有细微发展的，诗感易于触发的人们”大有相同处。引《白静草原》的两段文字以证之：“乌黑的天高临在我们头上，

露出一一种神秘的、伟大的气象。吸着俄国夏夜这种特别的、沉醉的、新鲜的气味，胸脯不由得很甜蜜地紧促起来……”“大家都不说话了。忽然远处传来一种延长的、响亮的，带着哭腔的声音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声音，起初在空中升起来，然后慢慢地消失。好像有一个人在地平线长久地喊叫着，却又好像有一个人在树林内用柔和、尖锐的笑声回应他，一种衰弱并且敏锐的啸声在河上萦绕……”屠氏不用夸张比喻的“虚假的手法”，而用另一种方法，他的比喻有时是很多的，显得特别的普通，例如：“明亮的天上聚着很高、很稀少的云彩，带着黄白色，仿佛春天的晚雪一般，并且是长方形的，和船上所张的帆布一般，平整得很。那些云彩有不同的边，又轻又柔，和棉纸一样，连一刹那那间都在渐渐变动。”

行猎与自然——这是《猎人日记》的一块总画布。每篇小说是一幅各有起末的小画，其间的人物渐渐地在背景内显露出来，慢慢地隐在辽阔的旷野中。起局总借着自然的风景，结局则借一点点的印象。甚至小小的场面，如《歌者》里孩子的互换，以传达作者的情绪。那些小说一篇跟着一篇，以猎人不匆不忙地叙述自己所遇与所得印象的形式写出来。没有什么事件，却永远保存着作者个人的情调，在叙述上添些抒情的，亲切的色彩。作者不是自己叙述，便是传达所听得的话，或是援用第三者的叙述，全部小说的结构可以用这三种形式包括。作者永远身临其境，或作行动的人物，或作倾听的人物。有时他直截了当地朝读者发言，好像真的在向他们讲述，例如：“晚上我同猎人叶莫来出去‘嘉卡’……也许读者诸君不大知道‘嘉卡’的用意。请听我说……”在《叶莫来与磨房主妇》中，以下的句子是常遇到的：“我应该先行介绍

一下”、“必须要对读者说的”、“请读者允许我介绍这个人”、“现在把他的谈话告诉与敬爱的诸君听”等等。在每篇小说里，作者总要参加的，如：《赫尔与卡林尼基》、《草莓泉》、《里郭甫》里作者为对谈者；《叶莫来与磨房主妇》、《白静草原》里，作者从旁边听着谈话；《县医》、《国家农人奥甫斯扬尼克》、《斯齐格利县的哈姆雷特》里，作者倾听朝着他讲出的叙述。这些小说具有不同的样式：有的发展着谈话的形式（对谈），有的是叙述人自身的印象占较多的地位，还有的读者跟着作者一同听第三人的叙述。因此就有三种性格描写的方法：或是将性格直叙，由作者从外面描写（如叶莫来），或是由自身的叙述里渐渐表露性格，或是从谈话里引伸出来。最有趣的是屠氏为保持整部书的结构，有时竟用因袭的条件，如将自己引入篇中，作为偶然听得谈话的样子，如《白静草原》、《约会》。故《猎人日记》这部书是别开生面的一部短篇小说集，插入抒情的框内的风俗图画。

《猎人日记》中各篇的主要性格多少是在继续赫尔与卡林尼基的对比，即俄罗斯民性基本原则的对比。一方面是精明强干，行为固执，性情阴郁或残忍的守财奴与农奴；另一方面是耽于玄思幻想的人，失意者，怪物痴人或圣者，如《活骸》内的露克丽雅。对于孩子，屠氏描写他们具有两种典型不同的倾向，如《白静草原》内斐迪亚与帕甫卢夏的性格是善于办事，安静，自信的人，依留夏与考斯提亚则好作幻想，爱迷信，为未来的卡林尼基与卡西扬。考斯提亚有“他那双黑色，发光的大眼睛给人很奇怪的印象：这双眼睛好像愿意诉说一些舌头——至少在他的舌头上所不能表达的东西”。《歌者》里也有相同的对照，即商人与雅可夫。商人的歌词带着各色各样的动词，“仿佛旋转陀螺一样，不

住地变换着”，而雅可夫的歌唱内却有“俄国的，真理的，热烈的灵魂”，“他唱着，每个声音里都摇曳着一种家乡的，无边阔大的气息，好像熟识的旷野在面前开展着，一直引到无尽的远处”。再有叙述人自身，即观察者与无忧无虑的流浪人叶莫来的对比，由这见解上看来，也有相当意义的。于此在俄国阔大的广野与无穷的森林的背景中，一些俄罗斯人，有的是安静的，忠于事业的，爱家室的，有理性的；有的是流浪的，沉思的，神秘的，古怪的，黑暗的，却是寻求真理，且有一种特别的智慧。屠氏晚期的作品，《活骸》里的露克丽雅，高临在他们头上，似乎已认识了真理，成为圣智了。这一切聚在一处，于是形成了一幅俄罗斯广阔的，不安定的神秘图画。

B.艾恒邦序

目 录

- 赫尔与卡林尼基 / 001
- 叶莫来与磨房主妇 / 013
- 草莓泉 / 024
- 县 医 / 033
- 我的邻居雷第洛夫 / 042
- 国家农人奥甫斯扬尼克夫 / 050
- 里郭甫 / 070
- 白静草原 / 082
- 美人米也恰河的卡西扬 / 102
- 村 吏 / 122
- 皮留克 / 136
- 经理处 / 145
- 两个田主 / 164

列别甸 / 172

塔第雅娜·鲍丽索芙娜和她的侄子 / 185

死 / 197

歌者 / 211

庇奥托·配绰维奇·卡拉塔耶夫 / 229

约会 / 246

斯齐格利县的哈姆雷特 / 255

契尔特普-汗诺夫和尼多普士金 / 278

契尔特普-汗诺夫的末途 / 297

活骸 / 333

击声 / 347

树林与旷野（跋语） / 362

附录 《猎人日记》研究 / 368

赫尔与卡林尼基

若是有人从鲍尔贺夫斯基县走到西斯群斯基县，便可以瞧出奥里尔省人和卡鲁加省人的种类间有极大的区别。奥里尔农人身材不高，并且佝偻，面上时含着不愉快的神色，低着额看人，食物恶劣，穿着草鞋住在白杨木造的小屋子里，也不经营商业。卡鲁加人却住在松木建造的大房子里，高身材儿，白色的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，每逢过节便将皮鞋穿出来，作那黄油桦皮油的商人。奥里尔省的村落（指沃省东部而言）普遍位置在田野的中央，附近有好些洼地，渐渐地变为污秽的池塘。除了些欣欣迎人的矮小灌木，间或有两三株瘦拐拐的桦树，在附近轻易看不见巨大树木的踪影。小房紧靠着小房，屋顶上放着腐朽的稻草……卡鲁加省的村落周围却丛生着森林。屋顶一律覆着木板，屋子显得大些，直些，大门永远深闭着，院内篱笆并不东横西倒，不会招引过路的猪进来作客。以行猎来说：卡鲁加省比较好些。奥里尔省，五年以后，最后的树林与灌木将见绝迹，池沼也很稀少的。卡鲁加省却和它不一样，丛林和池沼遍地皆是，可爱的山鸡还未迁移，善心的水鹬飞翔着，淘气的鹧鸪出人不意地飞来飞去，逗得猎人与猎犬又喜又惧。

有一年，我到西斯群斯基行猎，去在旷野里结交了一位卡鲁加的小绅士，名叫泡鲁提金的。他嗜猎似命，脾气却很好。但是有些弱点显露出来。例如他有一种习性，喜欢向省里的富家小姐求婚，往往就被人家拒绝了，还和他断绝往来，但是他一面对朋友诉说自己失败愁苦的